

东方大国

「第一卷」

DONGFANG DAGUO

李井伦◎著



李井伦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东方大国

(第一卷)

李井伦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方大国 / 李井伦著. —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
2012.9

(世界华人文库. 第2辑)
ISBN 978-7-5108-1657-4

I. ①东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11724 号

东方大国

作 者 李井伦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徐尚定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广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6 开
印 张 58
字 数 1002 千字
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1657-4
定 价 95.00 元(全四卷)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著书是我夫妻百年之约，
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爱妻赵玉
清。

——李井伦

自序

文学艺术有很多流派，有按地域分的，有按内容分的，有按风格分的，还有按写作方法分的。可谓林林总总。这些流派，当然都不是作者自称的，是那些搞研究的人给加上的。于是有些人就照其喜欢的作品学习，甚至向之发展。我没那么大学问，对任何事物都希望简单化。所以在我看来，文学艺术只有两种：一种是展卷有益的；另类就是展卷有害的。有害的东西何以盛行都有其原因。

天灾莫大于人祸，人祸莫大于战乱。中国人几千年来深受战争之害。公元前205到公元前195年西汉建国初，共历10年。秦朝末年全国有2000多万人口，到汉初，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%。汉武帝在位50多年，几度讨伐匈奴，海内虚耗，人口减半，50%的人死亡。公元2年，全国人口5959万。经过西汉末年的混战，到东汉初的公元57年，人口只剩下2100万，死亡人口达65%。20年间，西安的人口从68万减到28万，大荔人口从91万减到14万，兴平县从83万减到9万，绥远县从69万减到2万。公元156年，人口变为5007万。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，到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为140万，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万，死亡了98.3%。诗人描述为“马前悬人头，车后载妇女”、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。生民百余一，念之断人肠”。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九年多的战斗中，人口从2亿7566万人，死亡人数达1亿1千万。太平天国爆发（1851年）前夕中国人口4.3亿，太平天国失败（1863年）后，中国只有2.3亿人，一场农民战争使中国死亡了2亿人。

爱情是永恒的主题，中小学生就爱得死去活来，家长无不痛骂作家，贩卖砒霜。

据说人缺碘，会让人变成白痴。白痴很幸福，无忧无虑，整日里傻笑，可

算终生娱乐了。

黑龙江省有位学士文凭持有者，谈起歌星无所不知，讲起球星来如数家珍，就是不知大庆是哪个省的。有位智商 160 的人，父母都是高知，高考单科省状元，现今 30 多岁了，到我的菜地里，很是惊讶，问我：“茄子不长在土里呀？”历史朝代错位者就更多了。

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，齐文化曾是无可比拟的辉煌灿烂。从百家宗师到千古一相，无不着力于富民强国。从四民乃国之柱石到以人为本；从天下不患无臣，患无君以使之，到天下不患无财，患无人以分之；从百年树人到稷下学宫，走出一位又一位大家；从因其俗简其礼，到依法治国；从工而成之到商而通之；从改革时政到开放经济，都为后世留下了可以借鉴的、民富国强的精华要义。然而，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，在夺取政权时，也会到齐文化中寻找法宝，一眼就看中了“得民心者得天下”。于是乎就给庶民美好的许诺，以获取民心。一旦登上王位，一切都要有序，民众就在最底层。统治者张开血盆大口，喝尽百姓的血浆。还要愚弄百姓，当所谓君子，什么样的君子呢？那就是“固穷”。

两千多年中，历代贤哲都在探索富民强国之策。可惜皇帝不喜欢，帝王喜欢的是嫔妃三千，是让民众高呼万岁。管子曰：“疑今者察之古，不知来者视之往。万事之生也，异趣而同归，古今一也。”

自汉武帝之后，两千多年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，用儒家思想去研究《管子》，势必曲解。《管子》是齐文化的集大成，太史公司马迁认为，《牧民》，《山高》，《乘马》，《轻重》，《九府》等篇出自管仲之手。今日学者一致认为，《管子》篇章虽多为后人撰写，但是皆齐人之作。

管仲死后 90 多年生孔子，孔子多贬责管仲：“如管仲之器小哉！管氏有三归，官事不摄，焉得俭？邦君树塞门，管氏亦树塞门。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站，管氏亦有反站；管氏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”管仲的见识与气量太小了，能一匡天下。当时的天下算是华夏吧。老夫子大器必能一匡世界，持这种想法的，可是大有人在。这些人大概忘了，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，在陈绝粮，惶惶不可终日，如丧家之狗，致使封建专制统治长达两千多年。

《管子》的伟大之处，不是规范人的行为准则，应该如何，而是教人如何认知、如何与时俱进。《管子》有曰：“故其位齐也，不慕古，不留今，与时变，与俗

化。”又多次提出，至今世界各国都在研讨的课题——合理分配。

年轻时尽管收入微薄，每周必去书店，多年下来，也有藏书千八百册。意外地接触《管子》一书，为之震撼。至1997年爱妻重病，得以系统反复阅读。以文学的样式，旨在更多的仁人志士关注。错谬难免，恳望方家斧正。

楚国牟氏，始封子爵，自熊通篡位，四处攻城掠地，杀伐不休，野心勃勃。无视大周王室，自立为王。庶民为避战祸，纷纷背井离乡，逃往中原。

管夷吾之父管山，两年前为楚王战死，管母见夷吾已十四岁，唯恐儿子几年后，又要为楚国征召，也在北逃人群之中。

艳阳高照，风和日丽，对于出行者可谓吉日。管母带着夷吾乘船渡汉水，船尾部载着两匹骏马，管母在给马喂草料。船上挤满乘客，夷吾站在船头，向北岸眺望。这个男孩脸上透着灵气，穿着一身黑色衣裳。常言道，男要俏一身皂，更显少年英俊。

“夷吾，到后边来，当心落水。”

管夷吾见母亲喂马，向船尾挤过去。

夷吾看到汉水滔滔东逝随口吟道：“汉之广矣，不可泳思。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。”^①

夷吾向北眺望，管母则向南回眸。

管母直起身来，“怀哉！怀哉！曷月予还归哉？”^②

管母三十多岁，身材修长，虽然一身素装，却十分秀美。

夷吾：“母亲，丹阳何其好也？家父离我母子已两年，在楚国也能过活，何以要千里迢迢去齐国投奔叔叔？”

① 注解：汉水太宽了，无法游过去。长江太长了，不可绕过去。

② 注解：怀念呀怀念！哪年月才能回来？

母亲：“人之本性趋利避害，害之厉，莫大于杀伐。杀伐夺走无万数人生命，毁掉无万数家庭，汝看船上这许多人都在逃避战乱。虽然迁徙辛苦，可保后人不绝。”

夷吾：“母亲，各国诸侯，何以不顾百姓生死，杀伐不断？”

母亲：“贪婪！犹如巴蛇吞象。”

这位叫管夷吾的男孩，就是名满先秦之管仲。此人姓管名夷吾，字仲。今天人们所说的名字，在上个世纪还是分开的，一个人有名又有字。譬如大家熟知的孔子，姓孔名丘，字仲尼；孙中山，姓孙名文，字逸仙。大家熟知的三国人物，如，姓刘名备，字玄德；姓关名羽，字云长；姓张名飞，字翼德等。可见起名字的习惯，多是名一个字，字是两个字，而管夷吾却恰恰相反，姓管名夷吾，字仲。按当时的礼制，男子二十岁行弱冠礼才能取字，此时的管夷吾还没有字。

这是公元前 711 年的春天，二十六年后，就是这位少年出任齐国相国。据史料记载，他是中华第一宰相，一个平民宰相。很像今天君主立宪制的首相，由他组阁，主要大臣都是由他提名，齐侯小白册封。齐侯小白曾授权：一切朝政大事先及相国。在他任相的四十年中，创造了齐国的辉煌，开创了中华文明。这四十年，成为记述春秋时期各类史书的一笔重彩。《春秋》有之，《左传》有之，《国语》有之，《吕氏春秋》亦有之。鸿篇巨制《史记》，再三提及这段历史。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，怒问苍天：“天命反侧，何罚何佑？齐桓九会，卒然身杀。”也曾吟咏这段史实。他的治国谋略，为历代聪明的君王所效法；他的睿智才华，为历代贤哲所推崇；他的历史功绩，为后来者所称颂。千古圣人孔老夫子，虽然对他多有贬责，也不得不承认：“齐桓公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，如其仁。”又说，“如果没有他，我们将沦为夷狄，披头散发，穿着左边开口的衣襟。”作为聪明智慧化身的诸葛亮，在躬居南阳时就以他自比。历代专制的帝王，使他治国执政模式，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现的昙花，他就成了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的千古一相。^①

^① 注解：齐侯小白死后谥号齐桓公。

今人称其为春秋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、经济学家、军事家、思想家、教育理论家及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成功改革家。他是人本主义的首倡者，又是法家的始祖。

春风和煦，万里无云。管夷吾与管母骑马，行走在满目兵燹的原野上，鄙邑败井颓垣，土地荒芜。到处是毁坏的战车，丢弃的武器盾牌。烧焦的树木房屋上落着几只乌鸦，苍鹰与许多乌鸦在战死士卒、马匹身上啄食。鹰俯鸟飞，又一番惨厉的争夺，让人目不忍视。

管夷吾：“母亲，春季之生机毁于战乱，视野之中不见人烟。”

管母：“天灾莫大于人祸，人祸莫大于战乱。春季战争其害更大，贻误农时，土地不能及时耕种，侥幸余生者将无黍谷可食，涂炭生灵。”

管夷吾与母亲策马飞驰，终于见到路边有一瘦骨嶙峋的赤背农夫、衣衫褴褛的农妇和赤身裸体的小孩一家三口在田里耕作。

管夷吾：“老伯，到前面城邑还有多远？”

老农夫：“小侄，前面城邑去不得。”

管夷吾：“如何去不得？”

老农夫：“前面城邑被楚军攻占，杀人无数。苍天怪罪，降下一种怪病，无论楚军还是百姓，得病无法医治，几日必死。”

管夷吾：“这等恐怖！多谢老伯。”

管母：“如此乱世，苍天何不降下大贤，偏偏降罪人间。”

管夷吾：“母亲，大贤已经降临。”

管母：“何人？”

管夷吾：“孩儿夷吾。”

管母：“不可狂言，有此志向，倒让母亲欣慰。”

就在此时前面尘土飞扬。

老农夫：“快逃，楚军来矣！”

老农夫全家急忙收拾农具躲藏起来，管氏母子四下环视，找不到可以隐藏马匹之处。不时一队楚国兵车迎面而来，管夷吾与管母牵马躲避在路旁，一辆将军战车停在管夷吾母子面前。

将军：“来人，两匹战马征用。”

军士：“诺！”

军士跳下车来，拉马。

管夷吾：“强盗！”

将军：“找死！”

将军举刀欲砍管夷吾。

管母：“军爷息怒！亡夫管山为楚国战死，望念同是楚国军人份上……”

将军：“既是楚人，来唐国做甚？”

管母：“我母子无以生活，去齐国投亲。”

将军：“可有通关文牒？”

管母呈上文牒。

将军：“念汝母子是楚国军人眷属，留下一匹马。”

管母：“谢将军开恩。”

军士拉走一匹马，拴在战车后。

军士：“同乡，前面去不得，有怪病，向东去五十里，有一小邑。”

军队扬长而去。

管夷吾与母亲自从马被楚军强行征用，就不敢在白天上路，或晚上借着月光，或天亮即走。经两个来月跋涉，来到息国，正值夜里，天气阴沉沉的，关卡大门紧闭，夜色之中只见人头攒动，不时下起细雨，一直等到天色渐亮，管夷吾母子适才看清，关外有六七百人在阴雨中露宿。其中有乞讨者，有卖儿鬻女者，有饿殍。管夷吾母子同很多难民排队等候入关。

总算盼到关门开启，十几名关吏分列两边，由关内驶出一辆马车，车后跟着八个从人，关吏对车上那人毕恭毕敬。出城后，车即停在一边，八名从人分头在难民之中挑选买人。

就在管夷吾母子身边，一对中年夫妇，带着一个男孩一个女孩，要把女孩卖掉。这女孩眉心之处，长一美人痣。

从人甲：“五十个贝。”

男人：“我养她一十三年，给两百个贝。”

女孩跪在地上，抱着女人大腿苦苦哀求：“母亲不要卖我，我能帮父母干活。”

女人流着泪：“汝就不念骨肉亲情，如此狠心？”

男人：“不卖如何过关？”

车上人：“无须和其啰唆，让其全家饿死在关卡之外。汝看看我车后，何不快些。”

买来的人就用绳子拴在腰上，车后拴着长长一串。

时隔不久，走出一名关吏，来到排队人中间高声喊道：“国君有令，唐国流行怪病，凡来自唐国之人，不得入关！凡准予入关者无论男女老幼，每人收关税二十个贝，牛马收关税五十个贝，车乘收四百个贝。今日只放行百人。”

一难民：“昨日是十个贝，今日就要二十个贝，岂有此理！”

关吏：“国君下令就是有理。人马要不要走路？修路要不要用金？汝说该不该收税？要嫌关税多，就到别国去。”

另一难民：“这年月百姓没法活。”

关吏走到管母身边，上下打量管母。

关吏：“哪国人？”

管母：“楚国。”

关吏：“通关文牒？”

管母出示通关文牒。

关吏看文牒。

关吏：“途经唐国？”

管母：“风闻唐国流行怪病，故绕道而行。”

关吏：“母子？”

管母：“是。”

关吏：“交两百个贝可放汝母子先行入关。”

管母：“吏爷，我母子无法活命才欲回归故里，哪里有这许多贝。”

关吏：“不傻不愚，仔细算算，汝母子还要等几日？倘若绕道而行，两百个贝必不足用。”

管母：“求吏爷开恩，可否少收一些？”

关吏：“这个恩我可不敢开。关司怪罪下来，我也吃罪不起。汝去和关司说

说，或许可以开恩。”

管母：“关司可能放我母子先行过关？”

关吏：“事在人为，只要汝将关司哄乐呵，那还不是张嘴闭嘴之事。”

管母看看排队，前面要有四百余人，至少还要等上五天。

管母：“为何每日只放行百人？”

关吏：“说你愚傻吧还不像，可是尽说傻话，来多少人放行多少还有礼乎？”

管母：“放行多少人，于周礼何关？”

关吏：“汝是真愚乎。”

夷吾：“此礼者贝也。”

关吏：“还是小儿聪明。”

管母：“关司不惧民愤乎？”

关吏：“汝当关司何许人？其表姐夫之亲妹夫，是息侯亲侄子车舆驭手。”

管母：“关司尊姓大名？”

关吏：“姓赖名季。”

管母：“关司何在？”

关吏：“随我来。关司近来心情不好，汝可要多顺从之，汝把关司大人哄高兴，不但可以今日过关，说不准还可省下九十个贝。若让官司大人不悦，说汝路径唐国，不准入关不是麻烦。”

管母：“多谢吏爷指教。”

关吏带管母管夷吾到关卡城楼下。

关吏：“小儿不得上楼。”

管母：“夷吾看好马匹。”

关吏带管母上楼，关司正在饮酒。这位官司四十多岁，臃肿肥胖，络腮胡须，脸横下巴宽，眉毛、眼睛、鼻子嘴紧紧地拥挤在一起，很像一个长满疤痕的南瓜。

关吏：“女士，这位就是关司大人。”

管母：“民女有礼。”

关吏挤眉弄眼说道：“小弟眼力如何？大人可满意？”

关司：“不错，汝退下。”

关吏：“诺。”

管母见关司并非善类，回身欲走，关吏出门即把门反插上。

关司嬉皮笑脸说道：“美人留步，来陪本官饮酒。”

管母：“民女不会饮酒。”

关司伸伸懒腰：“不会饮酒，当会陪本官睡觉乎？”

管母环视四周，见难以脱身，但见关司身后供奉一尊老人塑像，管母知是周文王之塑像，顿时心生一计。索性席地坐在关司对面，真可谓艺高人胆大。

管母：“民女只怕大人不敢。”

关司：“在这边关，本官何怕之有？”

管母：“大人不怕，民女时来运转矣。”

关司：“知趣，汝与本官相好，自是吃穿无忧。”

管母：“此言差矣，民女在丹阳从不愁吃穿，只是找不到夫婿。故而远离楚国。”

关司：“岂不正好？本官正欲纳一小妾。”

管母：“岂敢，民女初识关司大人，就知大人乃吉人天相，日后必大富大贵，才实言相告。”

关司：“却是为何？”

管母：“民女乃大夫世家，自幼体弱多病，多方求医问药，毫不见效。为此家父请一巫师问卜，巫师告知，民女乃白虎星君下界。要克死五人，而后方可夫妻百年。因民女还算有几分姿色，四门贴告示，总有不识字者。民女已克死四夫，常言一再二，我已再三再四矣，故无人敢再娶民女为妻。”

关司：“白虎星克夫，本官确有耳闻。到本官是第五个？不妨做个一日夫妻不能做数。”

管母：“实不相瞒，第四个也只是一夜夫妻，翌日早晨就命绝席上，大人不见民女身着孝服。”

官司：“汝敢欺骗本官？”

管母：“不信只管一试，但须立有字据，找好证人，倘若大人不幸，与民女无关。民女与关司大人有些渊源，不忍心伤害之，才实言相告。”

关司：“有何渊源？”

管母：“民女曾拜在巫师门下，恩师赖姓，关司大人可是姓赖？”

关司：“汝听何人告知？”

管母：“民女远道而来，何人告知？赖氏乃文王第十九子叔颖后裔，叔颖深通文王八卦。武王封叔颖子爵于赖。汝可是商城南赖亭迁来，方是赖氏正宗。”

关司：“迁来已有三代。”

管母：“不知大人可通卜筮？若通卜筮，我等同门。”

关司：“莫非汝是女巫？”

管母：“只是和恩师学些相术、占卜之术。”

关司将信将疑，站起身来，拱手一揖：“失敬。”

管母：“礼下于我，赠送关司大人一诗五句足矣：‘相在尔室，尚不愧于屋漏。无曰不显，莫予云覿(gòu)。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矧(shěn)可射(yì)思。’^①”

关司：“可是有意警示本官？若会占卜，何不给本官占卜占卜？”

管母：“大人是求财，求升迁，还是求平安？”

关司：“女士随意。”

管母：“一般问卜都是有所求，大人是想考问民女。也好，大人姓赖，单名季字，行四。对否？”

关司：“何不再讲？”

管母：“大人有贵人相助，贵人与车马相近。”

关司：“嗯？女士还真有些本事。”

管母：“大人近来有些烦恼，民女不宜深说。”

关司：“为何不说？”关司伸手从墙上摘下一把宝剑，故意重重放在酒桌上，两只眼睛紧盯着管母。

管母镇定自若，视而不见，说道：“求卦问卜必须虔诚。如此将信将疑，上天难告吉凶。想不想排忧解难，大人自己斟酌。”

关司见这女人毫无惧色，自己倒有些惧怕。

① 注解：看你单独在室内，做事无愧于神灵。休道室内光线暗淡，没人能够看得见。但是神灵难预测，不知何时就降临，怎可厌倦不自勉？

关司：“你不怕我砍了你？”

管母微微一笑道：“大人砍了我，易如反掌。只是汝还有救乎？大人头顶之上，有一团黑雾，常人不可见，黑雾之中暗藏一把利刃，此乃杀身之祸也。如果信我，可保汝性命。”

关司倒吸一口凉气，仰脸望望头上，说道：“想不到啊，本官一生只是听说巫覡，巫覡常在国君身边，本官乃边关小吏，无缘一见，今日有幸，果然神灵，天助我也。本官实言相告，有人密告本官。表姐夫使人捎来口话，都城不日将来人查问。可有妙策？”

管母：“算你运气。”

关司下意识地摸摸脖子，慌忙跪拜。

关司：“女巫救我。”

管母：“关吏之中可有心腹？”

关司：“有，本官外甥。”

管母：“让其带上重金，同我一起进都城，必依我计行事，可保大人平安无事。”

关司：“要拿许多金？”

管母：“如若吝啬，民女也无济于事。大人三思，金与命孰轻孰重？”

关司：“好好，就依女士之意。既有机缘，女巫可否预知下官终生。”

管母：“大人乃贵人多难。”

关司：“自此一别，如何可找到女巫，谁来救我？”

管母：“关外有一女孩，十三岁，眉心之中有一颗美人痣，此女子将来必为贵人，汝须有恩于她，十年之后汝有灭门之灾，此女可保汝平安无事。”

关司：“多谢女巫。来人！”

关吏开门进来。

关吏：“大人吩咐。”

关司：“速去，将关外一十三岁女孩带来。”

关吏：“大人莫不是嫌……”

关司：“混账！”

关吏：“是，大人关外人多，哪里去找？”

管母：“我儿认识。”

管氏母子自息国出来，奔上蔡，已无费用，只好卖掉马匹，备些吃用，奔陈国。远离楚国兵灾，又改为晓行夜宿，这月雨水频繁，连日下着蒙蒙细雨。管夷吾母子背着行李，身披蓑衣，手中拿着硬弩和长剑，身上挎着矢囊。跋涉在泥泞路上，路边是一片黍子地。

管夷吾：“母亲一定很累，我来唱歌如何？”

管母：“好。”

管夷吾唱：“彼黍离离，彼稷之苗。行迈靡靡，中心摇摇。知我者，谓我心忧；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。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？”

彼黍离离，彼稷之穗。行迈靡靡，中心如醉。知我者，谓我心忧；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。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？

彼黍离离，彼稷之实。行迈靡靡，中心如噎。知我者，谓我心忧；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。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？”^①

管母：“夷吾，诗言志，歌咏言。江水悠悠，有涨有消。人世沧桑，有得有失。小小年纪，不可消沉。”

管夷吾：“母亲，孩儿只是感觉此诗适合我此时此刻心境。”

阴雨渐停，天空闪烁着寥寥晨星，管夷吾与母亲衣服被雨露淋湿，好在天气不冷，二人走在山水间。

管夷吾：“嗟（huì）彼小星，三五在东。肃肃宵征，夙夜在公。寔（shí）命不同！”

① 注解：那黍子长得纷繁，那谷子长得旺盛。脚步迟缓，心中慌乱。了解我的人，说我心忧；不了解我的人，说我有何求。无穷的苍天，这是谁造成的呀？

那黍子长得纷繁，那谷子已经吐穗。脚步迟缓，心中像喝醉一样难受。了解我的人，说我心忧；不了解我的人，说我有何求。无穷的苍天，这是谁造成的呀？

那黍子长得纷繁，那谷子已经成熟。脚步迟缓，心中像噎住一样难受。了解我的人，说我心忧；不了解我的人，说我有何求。无穷的苍天，这是谁造成的呀？